

吹  
劍  
錄  
附  
外  
集



Z<sub>121</sub>

! :2878 吹

60573

劍

錄

附  
外  
集

俞  
文  
豹  
撰

中  
華  
書  
局

叢書集成初編

吹劍錄 附外集

中華書局 出版發行

(北京王府井大街三十六號)

秦皇島市資料印刷廠印刷

一九九一年北京第一版

開本：七八七乘一〇九二毫米三十二分之二

統一書號：ISBN 7-101-00894-1/K·337

叢書集成初編所選  
讀畫齋叢書知不足  
齋叢書皆收有此書  
讀畫本收有吹劍錄  
知不足本收有吹劍  
錄外集故據兩種叢  
書本排印

# 吹劍錄

此編已刊行。板留書肆，不可復得。因刪舊添新，再與續集並刊。

宋 括蒼俞文豹撰

余以文字之緣，漫浪江湖者四十年。乃今倦游，索居京國，應酬簡省，心跡稍寧。東坡詩，惟有王城最堪隱。萬人如海，一身藏。因名所居爲堪隱。掩關守泊，條理故書，以昔見聞，與今所得，信筆錄之。莊子云：吹劍首者，映而已。映，許劣反，謂無韻也。淳祐三年人日，括蒼俞文豹文蔚序。

孔子曰：加我數年，五十而學易，可以無大過矣。蓋學到則理到，年長則識長。胡文定作春秋傳，凡四十年，屢刪屢改，及書成，舊錄存者無幾。

溫公歸洛，講孝經，有二父老往聽講，持筯食豆，以獻。公爲草盡，講庶人章，講畢，父老請曰：自天子至士，皆有詩，庶人獨無，何也？公不能答。

十室之邑，必有忠信，如丘者焉。不如丘之好學也。何晏注：焉，於虔反。屬下句。子在，回何敢死。包氏注：已無所敢死，是以敢爲勇，疑於鑿。

自反而不縮，雖褐寬博，吾不慚焉。自反而縮，雖千萬人，吾往矣。晦庵解以縮爲直，於義未安。按廣韻注曰：斂也。退也。謂自反而不能退縮，是有鬪心也。雖褐寬博，亦不慚焉。自反而能退縮，雖千萬人在前，我無競心，往亦無害。

入則無法家拂士。當如詩四方以無拂。音拂。謂其忠鯁拂逆人意。足相儆戒。若依注作弼字。則凡有位者皆弼士。何足與法家敵國並言。

萬章問帝之妻舜而不告何也。曰。帝亦知告則不得妻。豹文謂君即父也。以天子降二女於匹夫。豈必聽命於其父母乎。然一二年傳聞之事。無稽之問也。若孔門則無此問答。

君之視臣如草芥。則臣視君如寇讎。君雖不君。臣不可以不臣。何至如此。不如賈誼云。主上遇其臣如犬馬。彼將以犬馬自待。劉公摯亦云。遇人以犬馬。彼將以犬馬自爲。

范太史曰。公劉非因貨。乃厚民也。太王非好色。乃齊家也。人君好貨則貪而害民。好色則荒而害政。孟子特就宣王言之耳。

子濯孺子曰。尹公之他。端人也。按左氏。衛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食。皆服而朝。日旡。公不召。而射鴻於圃。及文子如戚。公飲之酒。使大師歌巧言之卒章。文子懼。併桴于戚。公使子驕與之盟。文子皆殺之。公出奔。

齊。初。尹公佗學射於庾公差音。庾公差學射於公孫丁。二子爲孫氏追公。公孫丁御公。庾公差曰。射爲背師。不射爲戮。射兩駒而還。尹公佗曰。子爲師。我則遠矣。乃反射公孫丁。觀此。則尹公佗豈端人哉。

帝度其心。猶其德音。爾雅曰。猶。安也。定也。言上帝度王季之心。安其德音。得左傳乃曰。心能制遠曰度。德正應和曰猶。并下文爲九德。杜預遂注曰。莫然清淨。鄭氏又引此釋本詩。皆誤矣。

采芣采葍。無以下體。下體。下體。根也。言夫婦不以色衰相弃。猶采葍非不可以根苦而弃其葉。注乃謂其根有

美有惡。坊記曰：君子仕則不稼，田則不漁。詩云：采葑采菲，無以下體。言不兼根葉以盡利。注又謂無以其根美則取之，苦則弃之。惟左傳注爲得之。晉曰：季請用冀，缺公曰：其父有罪，可乎？對曰：康誥曰：父不慈，子不孝，兄不友，弟不恭，不相及也。詩云：采葑采菲，無以下體。注：葑，非之菜，上善，下惡，不可以其惡而弃其善。武帝曰：齊襄公復九世之讎。春秋大之。按莊公元年，書齊師遷紀。三年，紀季以鄆入于齊。四年，紀伯姬卒。紀侯大去其國。齊侯葬紀伯姬，蓋襄公霸國之強，紀不能敵。至於大去其國，紀季以國入于齊，伯姬憂憤而卒，葬于他邦，宗廟社稷，一旦巨墟。夫婦兄弟，不能相保。春秋方哀紀侯之滅亡，善紀季之不廢宗祀，安有大襄公之意。惟公羊謂哀公烹于周，紀侯譖之，故有是言。然齊詩則襄公極言其荒淫怠慢，安能上念九世之讎，其滅紀也，直以無道行之耳。

晉侯疾，夢黃熊入于寢門。子產曰：熊，殤于羽山，化爲黃熊，入于羽淵，實爲夏郊。柳子厚曰：熊，禹之父，故郊焉，非爲熊也。納文謂凡夢飛走之物，皆生氣也。詩：吉夢維何，維熊維罴，乃生男子。晉侯此夢，其復生之兆，故未幾而疾愈。左傳注：熊亦作能，三足鼈也。說文及字林皆云：熊屬，足似鹿。然則能既熊屬，又爲鼈類。東海人祭禹廟，不用熊白及鼈，豈鼈化爲二物乎？然漢書：昌邑王見大熊，龔遂曰：山野之獸，來入宮庭，室將空也。又玉篇注云：獸似豕，山居，冬蟄。毛詩及孟子注，亦皆作獸，非鼈屬。

中庸曰：誠者，物之終始，不誠無物。誠者，一也。物者，事也。凡人作事，皆出於心，心能專一，何事不成。如寫一字，縫一針，必專心一意，然後端好，稍不誠，則齒牙滅裂，有始而無終矣。由是言之，雖小夫賤隸，婦人女子，

不可斯須無此誠。

胡致堂曰。論語言仁六十餘處。獨答樊遲以愛人。韓愈而後。遂皆以愛命之子思曰。仁者人也。孟子曰。仁人心也。心河所不有。豈止愛乎。漢唐諸儒皆未知此。故曰。軻之後。不得其傳。

老子曰。含德之厚。比於赤子。謂其真淳如赤子爾。注乃云。神明保祐之。如父母於赤子。又躁勝寒。靜勝熱。注。勝。極也。春夏陽躁。極則物死。秋冬物靜。極則熱。熱則生。二說皆非。凡人心躁則煩熱。故可勝寒。心靜則清涼。自不覺熱。

曾肇言堯舜同出黃帝。舜爲堯三年喪者。以管臣堯也。溫益曰。史記不足信。若同所出。則舜娶堯女。爲娶從祖姑。肇引大傳及祭法。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。祖顓頊而宗堯爲證。

成王賜周公以天子之禮樂。魯不當用。孔子曰。魯之郊禘。非禮也。或問禘之說。則託以不知。意可見矣。宋欲以桑林享管侯。荀彗辭焉者。以諸侯不可當天子樂也。管劉弘都督荊州時。總章樂人皆避亂焉。或勸弘可作樂。弘曰。昔劉景升令杜夔爲天子合樂。欲奏之。夔曰。爲天子樂而庭奏之。恐非將軍本心。居草莽帥嶺南。作木聖樂。于頔又作順聖樂。呂夷簡謂禮樂非諸侯可擅興。皆廢之。孰謂魯儒書之國。不知出此。荆公云。周公有人臣不能爲之功。故得用人臣不得用之禮樂。伊川曰。介甫此言。全不知事君。人臣豈有過分事。凡有所爲。皆臣職之當然。

孔子罪湯武之意深矣。曰。放桀于南巢。惟有慙德。曰。武盡美矣。未盡善也。伊尹相湯者也。無一辭反之。伯



夷非武王者也。則屢稱之。序湯誓曰。伊尹相湯伐桀。序仲虺之誥曰。成湯放桀。序泰誓曰。武王伐殷。序洪範曰。武王勝殷。殺受。其罪湯武也甚矣。但書法謹嚴。語意含蓄。讀者未知其爲罪之之辭。漢王生曰。桀紂君也。湯武臣也。君有失。臣不正言。而伐之。唐陸淳曰。太公股臣。紂暴不諫。反佐周傾之。聖人宗堯舜。賢夷齊。不贊伊尹。謂此也。此說正夫子之本旨。惜當時諸儒見不及此。故言以人廢。韓文公伯夷頌。雖甚激揚。然終不敢斥言武王。至東坡武王論出。而後夫子之深意。始大暴口於天下。後世然謂使當時有良史如董狐。則南巢之事。必以叛書。牧野之事。必以弑書。是又未究聖人之書法也。蓋叛者忘義。而背其君者也。弑者陰謀而賊其君者也。叛與弑。君臣之義雖絕。君臣之分猶存。至於湯武。直以勞強力敵。倡率天下。以兵臨之。視夏殷猶與國。視桀紂猶匹夫。伐之放之殺之。夷然不顧。略無君臣之分矣。故書序曰。伐曰勝。曰放。曰殺。其罪過於叛與弑矣。

李秦伯不喜孟子。謂孔子教人尊王。孟子教人爲王。蓋是時周室微弱。不齒於七國。故孟子但知有齊宣梁惠爾。孔子作春秋。於吳楚越之君。止稱曰子。未嘗王之。孟子於齊梁之王。則儼然稱之。予以見此時雖孟子亦不知有周王矣。

齊宣王問。湯放桀。武王伐紂。臣弑其君。可乎。或者宣王見周室微弱。有問鼎之心。故設爲是問。孟子而有尊王之心。欲引其君以當道。而爲湯武之地。則當託以應天順人之說。而乃曰。賊仁者謂之賊。賊義者謂之殘。殘賊之人。謂之一夫。吾聞誅獨夫紂矣。未聞弑君也。故前輩謂湯武非賢君。伊呂非賢臣。孟子非賢

人。

伯夷叔齊不顧其身爲萬世扶持名義。夫子稱之。昌黎頌之。屈原怨懟其君。離騷雖與日月爭光。通鑑則併其事削去。而李大白乃云夷齊餓死終無成。又云虛作離騷使人讀。馬子才云屈原枉死汨羅水。夷齊空餓西山坡。頌濱上劉長安則又曰。伯夷叔齊住而不反。是以爲天下之弄人。公豈未之思乎。

韓文公伯夷頌無一辭及武王。末後方云。雖然微二子。則亂臣賊子接跡于後世矣。其罪武王也。凜然如刀鋸斧鉞之加。而鋒鉞不露。自佛入中國。凡爲其徒作碑記者。皆務爲梵語。獨公送文暢序。不肯自叛其教。所謂法度森嚴也。

魯昭公晏於吳。爲同姓。孔子荅陳司敗之問。曰。知禮。蓋爲君諱也。晉獻公惑驪姬之譖。申生曰。君安驪姬。蓋爲父隱也。唐天寶之亂。兆於楊貴妃。杜子美身罹其禍。北征詩止曰。不聞夏殷衰。中自誅褒妲。哀江頭詩。雖稍述其事。而惻然有黍離閔周之意。至白樂天長恨歌。元微之連昌宮詞。直播其惡於衆。略無忌憚。李太白作上皇西巡歌十首。及歌永王璘渡江。亦謂之東巡。其第十章云。祖龍浮海不成橋。漢武尋陽空射蛟。我王樓船輕秦漢。卻似天皇欲度遼。全無君臣之別矣。

古今論孔明者。莫不以忠義許之。然予兄龍文龍符考其顛末。以爲孔明之才。謂之識時務則可。謂之明大義則未也。謂之忠於劉備則可。謂之忠于漢室則未也。其說有四。一者。備雖稱爲中山靖王之後。然其服屬疎遠。世數難考。溫公謂猶宋高祖自稱楚元王後。故通鑑不敢以紹漢統。況備又非人望之所歸。周瑜以

梟雄目之。劉巴以雄人視之。司馬懿以詐力鄙之。孫權以猾虜呼之。亮獨何見而委身焉。藉使以爲劉氏族屬。然獻帝在上。猶當如光武之事。更始東征西伐。一切聽命焉可也。二者備之枉駕草廬也。始謀不過曰。主上蒙塵。孤不度德量力。欲伸大義於天下。其辭甚正。其志甚偉。自孔明開之以跨荊益。成霸業之利。而備之志向始移。無復以獻帝爲念。由建安舉兵以來。二十四年。天子或都許。或都長安。或幸洛陽。宮室煨燼。越在籬棘間。備未嘗使一介行李。詣行在所。今年合衆萬餘。明年合衆三萬。未嘗一言稟命朝廷。而亮亦未嘗一談及焉。蓋其帝蜀之心。已定于草廬一見之時矣。三者曹操欲順流東下。求救于吳。無一言及獻帝。而獨說以鼎足之說。夫鼎足之說。始于蒯通。然通之說韓信以此。猶有漢之一足。當三國時而爲是說。則獻帝無復染指之望矣。賴周瑜漢賊之罵。足以激怒孫權。故能成赤壁之勝。若備若亮。何以厲將士之氣。服曹操之心哉。荆楚之士。從之如雲。非從備也。乃從漢也。四者備之稱王漢中。則建安二十四年也。獻帝在上。而敢于自王。及稱帝武擔。則開獻帝之遇害也。亮不能如董公說高祖。率三軍爲義帝縞素。仗大義。連孫吳。聲罪討賊。乃遽乘此卽帝位。而反鋒攻吳。晉文公有言。父死之謂何。又因以爲利。故費詩以爲大敵未克。便先自立。恐人心疑惑。而諫以高祖不敢王秦之事。亮反怒而黜之。夫以操之姦雄。其王其公。猶必待天子之命。苟或且以此憤死。以不之篡逆。亦必待獻帝之禪。楊彪且不肯臣之。備雖宗室。而亦臣也。何所稟命。而自王自帝。固方嘍嘍。以興復漢室爲辭。不知興復漢室。爲獻帝邪。爲劉備邪。亮既有心於帝備矣。萬一果能興復。將置獻帝于何地。出師一表。雖忠誠懇懇。特忠於所事爾。其于大義。實有所



作劇秦美新也。淵明沒于宋也。于文帝元嘉四年。書曰晉徵士陶潛卒。以潛自謂世爲晉輔。恥復屈身異代。故不復仕也。書武后事。終始用中宗年號。如云中宗嗣聖九年。周武后如意元年。九月。周以狄仁傑同平章事。蓋純用春秋筆法也。然魏雖僭竊。畢竟受禪于獻帝。蜀雖劉氏宗。溫公云。昭烈稱中山靖王後。族屬疏遠。不能紀其世數名位。猶宋高祖稱楚元王後。南唐烈祖稱吳王恪後。是非難辨。故不敢以紹漢統。今綱目乃黜魏。而以蜀爲正統。書魏曰魏主。吳曰吳主。公必有所見也。

古大賢雖左氏孟子稱夫子止曰仲尼。不敢名焉。唐文宗賜裴度詩。我家柱石衰。髮來學丘纘。以天子而名聖人。又用其語。故無嫌。李白乃云。狂歌笑孔丘。韓文公云。柄用儒雅崇丘軻。荆公云。驅馬臨風想聖丘。馬子才云。何必嫌恨傷丘軻。然此猶可也。杜子美醉時歌。儒述于我何有哉。孔丘盜跖俱塵埃。以百世帝王之師。名呼而儕之。盜跖何止得罪于名教。

原涉云。家人寡婦。始自約救時。意慕宋伯姬爲人。不幸爲盜賊所污。遂行淫矣。雖知其非。而不能改。柳子厚河間傳。亦此意也。如涉所云。自足以勸戒。何必極狀其淫蕩之醜。又捕虵說。卽苛政猛于虎之謂。禮記以八十言盡之子厚乃六十字。文日勝。質日衰。可以觀世變矣。

張苑。臣陳湯論曰。自漢擊匈奴。得單于者一陳湯耳。封焉而著令曰。有能矯制斬單于。如陳湯者。無罪而封侯。文約謂以一時舊功賞之可也。以矯制斬單于著之令甲。非所以示大訓也。

東坡曰。唐無文章。惟送李愿歸盤谷序一篇而已。文約謂曲眉而豐頰。清聲而使體。秀外而惠中。飄輕裾。翳

長袖粉白黛綠者。列屋而閒居。妬寵而負恃。爭妍而取憐。此數句可去。

蘭亭記不入選者。以天朗氣清。春言秋景。又絲竹管絃語重。文謂此特小疵。如脩短隨化。終期于盡。古人

云。死生亦大矣。豈不痛哉。又因知一死生爲虛誕。齊彭殤爲妄作。此數句甚無謂。

滕王閣序。本賦景物。序游宴耳。而自關山難越。誰悲失路之人。至阮籍猖狂。豈效窮途之哭。凡三十來句。

無非怨辭。蓋勃以殺官奴除名。父福時坐貶交趾。今勃往省侍。道出鍾陵。適遇開宴。因以洩其忿。及去。渡

海溺死。此文其誠歟。

世稱王羲之以工書。稱羅隱以工詩。殷浩北伐。羲之遺書曰。區區江左。天下寒心。力爭武功。非所當急。今

軍破于外。資竭于內。宜退保長江。引咎責躬。更爲善治。梁祖受禪。隱說吳王鏐舉兵討梁。曰。縱無成功。猶

可退保吳越。自爲東帝。何至交臂事賊。爲終古之羞。吳王始以隱爲不遇于唐。必有怨心。及聞其言。心甚

義之。此豈舒箋點翰雕章琢句者所能出此。

唐子西硯銘。謂筆墨硯氣類也。筆之壽以日計。墨之壽以月計。硯之壽以世計。其爲體也。筆最銳。墨次之。

硯鈍者也。豈非鈍者壽。銳者夭乎。其爲用也。筆最動。墨次之。硯靜者也。豈非靜者壽。動者夭乎。銘曰。不能

銳。因以鈍爲體。不能動。因以靜爲用。惟其然。是以能永年。此銘猶濂溪拙賦。皆本于仁者壽之說。然世

道不古。後生飄揚。朴厚遲鈍之人。懼不免于訕笑。又安敢語此。杜子美云。晚將末契託年少。當面輸心背

面笑。東坡云。世上小兒誇疾走。如公相待今安有。

容齋草歷日詔云。茲履夏正。載頒漢朔。按周禮正歲注。夏之正月。得四時之正。及董仲舒論正次王說。則正讀爲政。分明。惟尙書正月上日。注音正。又音征。曰。征者。本無意義。正是襲秦語耳。始皇以正旦。年。名。政。故改正爲征。後代不當避。

象山與晦庵辨濂溪無極太極之說。往反數書。累數千言。晦庵曰。不言無極。則太極同於一物。不足爲萬化根本。不言太極。則無極淪于空寂。不能爲萬化根本。象山曰。易言太極。書言皇極。未嘗說無極。極者。中也。言無極。則是猶言無中也。蓋此圖得于穆伯長。伯長得于陳希夷。希夷之學。老氏之學也。無極二字。出于老子爾。老子之言不足據。文謂象山之說自有理。但不合好己勝爾。其卒也。晦翁荅曰。我日斯邁。而月斯征。各尊所聞。各行所知。無望其必同。有浙士貽書曰。二先生所習各已成熟。必不能以相爲。莫若置而勿論。象山乃詆之曰。此輩沈溺俗學。悖戾若此。亦可憐也。蓋象山以所學自負。語路彥彬曰。區區之學。自謂孟子之後。至是始一明也。其自負若此。寫下人乎。

明道云。新政亦是吾輩爭之太過。成就其事。生民塗炭。亦須兩分其罪。象山荆公祠堂記。蓋用此說。而語人曰。此是斷百年未了公案。聖人復起。不易吾言矣。其記有云。熙寧排公者。大抵極詆贊之言。而不折之以正理。平者無一二。激者居八九。不足以解公之蔽。反以堅其意。成其事。新法之罪。諸君子同分之矣。文謂此記固不失爲忠恕。然不知捨諸君子之所言。何者爲正理。荆公又豈可與之論正理。

陳北山頌云。江西之學多禪釋。永嘉之學多功利。文謂與其功利也。寧禪釋。蓋釋氏本心止在化人爲善。

其本旨止在識心見性耳。

溫公不好佛。謂其微言不出儒書。而家法則云。十月就寺齋僧誦經。追薦祖先。象山知荆門。上元嘗設醮。乃講洪範錫福章以代之。

韓文公佛骨表。慷慨激烈。不以死生禍福動其心。及潮陽之行。漲海冥濛。炎風撲撲。向來豪勇之氣。銷鏤殆盡。其謝表中。誇述聖德。披訴艱辛。真有悽慘可憐之狀。至於佛法。亦復屑意。蒼孟簡書云。潮州有僧號大顛。聰明識道理。召至州郭。留十數日。實能外形骸。以理自勝。不爲事物侵亂。與之語。雖不盡解要。且自胸中無滯礙。以爲難得。因與往來。及祭神海上。遂造其廬。來袁州。留衣服爲別。文見宗門統要。記公與顛問荅。疑其誕謾。觀公此書。似不誣也。

嘉熙元年。韃人破舒州。朝廷遣楊將軍義移治宜城。板築未畢。韃騎奄至。我黨以身免。由是寄治舟中。明年。督府辟差閤門陳舍人。正於江之中。楊柴洲爲治所。文偕其行。以六月。上澗到。四望萑葦中。有六七百家。廬聚沙渚。行五里。泊寓池州天寧寺。莊旋披荆棘。營瓶衛宇。起寨屋。招兵民。不兩月。歸者已萬餘家。所謂楊柴洲者。介于舒池之間。延袤八十里。紹興間。李成叛。移治于此。今又再移治焉。以七月。旦日上梁。文爲文曰。爾公西遷。作室家于岐下。衛人東徙。建城市於楚丘。皆因外患之來。故作權時之舉。奔舒陽之一郡。甲淮右之九州。山林川澤之富饒。號爲沃野。閭里室家之晏粲。允謂樂郊。自慘于虜騎之干戈。盡翻作戰場之瓦礫。室廬煨燼。城邑丘墟。散卒疊疊。草行露宿。流民盼盼。野處山棲。進無生聚之門。退有寇攘之



患維茲洲渚。介在江心。昔逆成割據之時。固嘗寄治。今避艱權宜之計。爰卽建衙。龜卜叶從。鳩工畢舉。財用則貸之督府。他無取辦之方。工役則募之鄰邦。特厚酬庸之直。堂皇內外。具體而徵。木石精麗。隨宜而已。姑且爲棲遲之策。何敢求輪奐之爲。龍舒太守。雖生長于東南。久宦游于西北。顧瞻曠土。懷想故邦。風景不殊。慨歎江山之異。城池安在。辛勤荆棘之披。念百堵皆作者。所以安周民。而一日必葺者。故能保魯國。凡此權輿于創造。蓋將根本于規恢。屬舉修梁。輒形善頌。東表襄山河。指顧中。牛犢又見耕曉露。雞豚依舊飽春風。西。蕭瑟秋聲健馬蹄。故壘功名思赤壁。上流形勝接黃泥。南。坐閱朝天萬檣帆。光勳日。邊龍冉冉。勢雄江左虎。北。目斷淮山思故國。雄邊千里皖城高。擎天一柱濶峯碧。上。萬頃平時歸一望。稻畦水足擁黃雲。麥隴風輕翻翠浪。下。會看重復粉榆社。塵清玉宇有賓鴻。月沈煙障無嘶馬。伏願上梁之後。幕娛僚案。庭省文書。四民均樂于聚廬。萬旅同歸于按堵。雒魚入夢。富紅廩之秋秔。飛鵲安棲。沈紫榆之夜柝。人和協順。天道好還。五緯瑞光。應中國滅胡之象。四郊空戰壘。慰遺黎懷土之思。

建康之溧陽。有貞義女廟。去縣四十里。曰中橋。按圖經。女姓史。伍子胥奔吳。過此。病困。見女漂。有飯一盂。因乞食焉。女不言而色授之。子胥飯畢。曰。我得志。必報汝。女曰。吾年三十。以母故不嫁。今失色于男子。何以見我母。言訖。沈水死。子胥自吳還。至此。捐千金于水而去。邑人取金立廟。名其水曰金灘。至今四旁史姓甚多。唐李白爲之記。端平元年。邑宰徐進齋調新其廟。文爲作奉安祝祠曰。忠孝百行之冠冕。節義天